



# 最深刻的一段歷程

劉活延

本會英國工場前本土宣教同工劉少棠牧師的女兒

在我 13 歲那一年，我們一家踏上英國宣教的征途。出發的時候，我沒有想過會在英國逗留多少歲月；2017 年，爸媽終於踏上歸途，結束十三年在英國的事奉。雖然我仍在英國工作，但父母回歸香港象徵着一個階段的結束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。猶記得在 2017 年初，爸媽問我，對我們一家在歡送會獻唱的詩歌有什麼建議，我毫不猶疑地回答：「恩典之路」。是的，「恩典之路」絕對是對這十三年非常貼切的形容——有高山、有低谷；有迷失、有尋見；沒改變的是神的愛，神的手一直陪伴我（們）走過這些年月。

如要把在英國所經歷的事按難度排次序，我會毫不猶疑選出適應學校生活絕對是第一件。首先是在尋找學校上經歷神。本來被教育局分派到第四志願的學

校，但在英國長居的姨姨堅信那不是最好的學校；在禱告交托後，她親自陪同我們約見區內校風較好的基督教學校校長，詳細解釋我們的情況。約見後，校長居然取錄了我和妹妹，只能說全是恩典。由於種種原因，我們比其他學生遲了大概兩星期開學。開學前，我倆已因漫長的假期悶得發慌，所以懷着興奮、期待的心情準備上學。

第一天上學日來到，因家中尚未購買車子，於是，一家四口浩浩蕩蕩乘計程車往學校（利茲的公共交通很不發達，而且，第一天還未了解校巴情況，又希望爸媽陪同，乘坐計程車是最佳選擇）。走進校務處，向職員問好，然後有一位主任走出來，自我介紹，他專責關心像我們一般需要適應新環境的學生；轉眼



主題文章







中學時代的活延（右）



活延（左一）與家人

間，他又介紹我的班主任讓我們認識；然後，負責照顧我的同學也出現了，我仍未反應過來便被帶走。現在回想，與家人分離的瞬間來得太突然，間接加深了我的不安情緒。

那位同學帶我旋風式地遊覽像迷宮一般的校園，對他來說，也許學校都是一樣的！然後，我們回到班房，接著是像電影橋段中的新生介紹，幸好是由老師介紹我，不用我介紹自己，但我已怕得只能低下頭來！接下來點名，同學教我要回應：「here(到)。」我還在想這跟香港差不多之際，鐘聲響起，當我聽到大家都站起來的時候，我便準備敬禮，怎料同學突然開始往課室外跑，而關顧我的同學則看着我說：「收拾東

西走吧。」我呆了一下：走去哪兒？還要帶上書包及外套？但我仍是乖乖跟他走，莫名其妙地被帶到一間課室，坐下，把書包和外套脫下，然後開始上課。

我後來才理解，在香港上課，學生都是留在自己的課室，由老師到不同課室上課；但在英國卻正好相反，老師留在自己的課室，由學生在課堂之間走到不同課室上老師的課。然後，上體育課時，有同學興致勃勃地跟我聊天，但有些同學的英語帶有濃厚的約克郡口音，有些時候，我能明白他們的話不足十分之三。那天，一位女同學跟我說：「You have got a small hand(你的手很細小)。」但因着發音不同，我一直聽不懂，直到她指着我的手，我才明白她的意







大學畢業



利茲宣道會聖誕音樂聚會小組獻唱

思！那時候，我的自信心大受打擊，感到自己為何學了那麼多年英文，仍彷彿不懂英語，整天聽不懂他們的話，總在發呆？！

那天，帶着種種複雜的思緒及新學校文化的衝擊回到家，二話不說便大哭起來，沒辦法遏止難過的心情，向爸媽訴說一切後，便開始說：「我明天不想上學。」整天晚上，我都在重複說那句話。睡前，我們像往常一樣，一起禱告，提到明天要上課，我又哭了。就這樣，最初那個星期，我大概隔天便會哭一遍，在踏上校巴告別爸媽時又會想哭。

過了不久，某天早餐後，媽媽提出一個建議，就是每天早上，在我們出門上學前，一家人一起坐下禱

告。這「早禱會」看似短暫，卻起了重大作用，我把出門前沉重的心情交托神，即使仍有害怕，仍會失落，但就像上學前的一支強心針。「早禱會」一直維持了好幾年，現今，我也向不同家庭推介。漸漸地，我減少了哭的次數（但也仍然持續了好一陣子），靠着主的恩典，家人及弟兄姊妹的代禱和關切鼓勵，我慢慢地適應和投入英國的中學生活。

這段經歷，不過是十三年前剛開始跟隨爸媽宣教的小片段，其後的故事仍有很多，但沒有改變的是神滿滿的恩典。求主教我不要忘记祂在這十三年教導我的一切功課，也讓我繼續緊緊地跟隨祂的腳步，走祂為我預備的路。



主題  
文章

